

# 休说鲈鱼堪脍

南慕容

且不说滋味如何,单就文学上的传诵度而言,江河湖海的鱼类中,恐怕没有比鲈鱼更负盛名的了。范仲淹诗云:“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诗酒酬唱,品尝松江鲈鱼是古代江南一带文人的风雅之事。“水精盘,鲈鱼脍,点新橙。鹅黄酒暖,纤手传杯任频斟。”新鲜肥美的鲈鱼代表着一种富足的士人文化,不但是物质上的,也是精神上的。交通便利的现代人,足不出户就可以尝到天下鲜,很难想象古人会因秋风萧瑟,而起“莼鲈之思”,宁愿舍弃做官,也要回到莼波荡漾、鲈鱼佐酒的家乡。

松江鲈鱼是淡水鲈鱼,上海和苏杭一带的厨师擅做“松鼠鲈鱼”,剔骨和花刀最见厨师的功力,但最后触发“外酥里嫩”“酸甜可口”极致味觉的却是油炸和勾芡的功夫。几个步骤,环环相扣,一着不慎满盘皆输,没有在厨房里潜心苦练几年,很难臻于化境。“松鼠鲈鱼”又叫“松鼠鲈鱼”,大厨烹来,得心应手,不但色香味俱全,且形神兼备。据说,第一等高手的松鼠鲈鱼上桌时,嘴巴还会动,光泽诱人,醋香满席,如同面对一件精美的艺术品,令人彷徨良久,不忍下箸。

鲈鱼品种不多,主要有四大类,松江鲈鱼是一种,家乡靠海,盛产海鲈鱼,其余两种,相隔遥

远,不足道也。海鲈鱼也分几种,我在市场上常见的那种,细鳞巨口,骨骼坚硬,鱼刺尖锐,尾部有黑色的斑点,学名为七星鲈鱼,因为样子凶猛,实乃水中一霸,我们叫它“鲈霸”。给鲈霸去鳞,要费好大的劲,一不小心,坚硬锋利的鳞片就会伤到手。即使清蒸了,拿到餐桌上,它仍然保持着生前的威仪,一副凛然不可侵犯的草莽气概。

“冬脍夏鲈”,海鲈鱼旺发于夏季,清蒸是最原汁原味也最家常的做法。诚然鲜美,但天天如此,鲈鱼和我,怕也会相看两厌吧。所以葱油和剁椒也是我喜欢的吃法。一直以为,商业综合体里的美食城缺乏特色,虽然颇有名气,装修精美,价格不菲,论味道万万不及陋巷中地道的小餐馆,但我在某广场的一家主打杭帮菜的餐馆里吃过一道“锡纸鲈鱼”,回味至今。鲈鱼端上来时,服务员打开锡纸,淋上汤汁,点上固体酒精,鲈鱼犹如在烈焰中翻滚,看锡纸中的佐料,红辣椒灿若云锦,青葱荡漾其间,光是这色相,就赚去了我不少口水。很难定义锡纸鲈鱼是哪个菜系,我想应该是杭帮菜,但借鉴了川菜剁椒鱼头和纸包鱼的做法。大江南北的各派菜系,看似大相径庭,实则因为人口流动早已在潜移默化中各取所长、相互融合了。

“一尺鲈鱼,半蓑烟雨”。至今难忘几年前跟朋友坐船出去海钓、在船上用餐的经历。前几日船主已

在海面上抛下虾笼,以浮标为记号。船出狮子口不久,起网,获石蟹、白蟹、虾蚨一脸盆有余,我们正喜滋滋围着网笼拍照,只有一位海钓协会的朋友还悄立船尾,屏息等待着什么,间或有小铜盆鱼上钩,但似乎都不合他的心意。忽听得他说:“有了,肯定是条鲈鱼。”我看见船尾下方的海水,激流旋涡,有鱼翻腾挣扎,偶尔腾空,激起的水柱溅湿衣衫。朋友放线、收线、放线、收线……与之耐心周旋一刻有余,鱼终于不再挣扎了,他才放下网兜。

这条鲈鱼重五六斤,剖开肚子,赫然发现一枚熠熠发光的鱼钩,鱼线从口腹横贯而出,只差一步,就差点让它逃出生天。最新鲜的鲈鱼,用最原始的烧法才好吃吧。鱼分为两段,上半段正反面横切几刀,冷水下锅,放半碗酱油,当水滚开时,鱼,几双筷子争先恐后,没多久,就剩下了一副骨架。大家你看着我,我盯着你,谁都想要啃鱼骨,但都不想被美味剥夺最后的矜持。这时船主进来了:“还有,别急。”他放下一个大盆,筷子已然向鱼骨伸去,顺便把酱油鱼汤也喝了个精光。

盆子上是切得细细的的鱼脍,用淡盐水稍浸沥干,肉白如雪,冰清玉洁,丝毫没有鱼腥味,细心的船主居然还备有柠檬,切片,铺在底下,煞是好看。《食宪鸿秘》中记载一种鲈鱼脍的做法,八九月的鲈鱼,挑选

不足三尺长的,细切,水浸之后,用布包住,沥净水分,散放在盆中。细切香柔花叶,与鱼脍相拌食用。但鱼脍用什么调料蘸汁,今已不考。

想惊涛骇浪里的强悍生命,转瞬就化成腹中绵柔的乡愁,口中淡雅的诗句,那一天品尝的鲈鱼脍颇有古风。对文学史上最著名的鱼来说,重要的不是怎么吃,而是什么人吃过,又留下了什么样的足以炳照千古的诗文。严肃如鲁迅,见了鲈鱼也会仔细研究起食谱来,他曾在《一杂记》中写道:“生鲈鱼与新粳米炊熟,鱼须斩小方块,去骨,加秋油,谓之鲈鱼饭。味甚鲜美,名极雅饬,可入林洪《山家清供》。”

鲁迅的鲈鱼饭我未尝过,但令我想起日本的猫鱼饭和我家乡的糟鱼饭,三者应该各有千秋吧。前文说到“莼鲈之思”,鲈鱼和莼菜同烹,肉也基本烫熟了。就这么简单?没错!大半条鲈鱼少说也有三四斤,几双筷子争先恐后,没多久,就剩下了一副骨架。大家你看着我,我盯着你,谁都想要啃鱼骨,但都不想被美味剥夺最后的矜持。这时船主进来了:“还有,别急。”他放下一个大盆,筷子已然向鱼骨伸去,顺便把酱油鱼汤也喝了个精光。

奉化莼湖,是个千年古镇,镇名来源于古代有一大湖,湖中养莼菜。莼菜营养丰富,粘稠状的胶原蛋白尤为难得。拥有中国第一渔村的莼湖如今重新养起了莼菜,“八月紫莼浮绿水,细鳞巨口鲈鱼美”,坐拥地利,一道“莼菜鲈鱼羹”号称“江南三大名菜”之一,是外地食客必点之物。莼菜本身无味,煨以鸡汁,调味打芡,入鲈鱼柳,淋上麻油起锅,装盘洒上葱花。此羹鲜美,能大快朵颐,更能思接千古:“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未?”

## 父亲曾是追梦人

裘七曜

1949年,父亲18岁。一天,他看到了海港里有军舰像潮落一样逃离,岸边有大批人马在溃退,偶尔有几发炮弹落在村外的田地里。父亲慌了神,跑到山里的峡谷里躲起来。天黑了,才探头探脑,贴着脚偷偷回家,然后门一关,蒙头大睡。

半夜,父亲又听到了人马进村的声音,只是感觉轻轻悄悄的,且井然有序。他不敢吭声,透过楼木地板的缝隙,看到了那些穿军装的士兵在回廊里打地铺,声音柔和得就像春天的雨丝。他踏实了,安然入睡。

第二天父亲下楼的时候,楼下已空无一人。但他扫得干干净净的,家具原封不动整整齐齐的,水缸里的水给挑得满满的……鱼贯而入、徐徐而去,秋毫无犯。后来他知道了,那些人叫解放军,他们就像自己的亲兄长。于是,他的心像阳光一样,开始泼泼洒洒四处飞扬。

随后,工作组进村了,剿匪的部队也进村了。父亲就像遇见了亲人,他不由分说、热情似火地追随着他们,风风火火地参加各项工作和活动。就这样父亲成为了入党积极分子,后来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父亲时常跟随剿匪部队去剿匪。有一次,他在海边发现了海港岛屿旁有一只大船,凭直觉,这是土匪船。容不得多想,他约了几个年轻人拿着长木棍摇舟振楫想“呼啸行驶”去“剿匪”。幸亏钱江部队的白连长赶来了,用望远镜观察了一番说:“船上架着机枪,不是一般的土匪,估计是国民党的散兵,你们摇着小木船过去无疑是以卵击石。不可轻举妄动,待大部队过来趁着夜色才可见机行事。”可见父亲那时候热血沸腾,他根本没想过会有什么后果,心里只有“剿匪”二字。

朝鲜战争爆发了,父亲又义不容辞地去体检应征入伍。体检通过了,他正打算前行,但公社书记硬是不同意他去。因为当时如火如荼的新中国新农村建设急需各种人才,父亲责无旁贷地担任了刚刚成立的合作社主任。

父亲经历了土地改革,经历了集体化,经历了围海造田,经历了兴修水利……他和大家一起热火朝天、脚踏实地地劳动,创造世界,抚慰心灵。当然,父亲也经过了3年自然灾害、3年经济困难时期等。

父亲像春风鼓浪、勇立潮头的弄潮儿,随着波浪此起彼伏。时而高亢激昂,时而委婉低沉,时而清脆嘹亮……他和新生的共和国一起风雨同舟,寻找自由和追梦。他像那个年代所有的人们一样,即使是在艰辛和不怎么富裕的年月里,心中也有自己的欢乐与梦想,对美好的明天充满了期冀和激动人心的驰骋。

时光像一场场雨,在1978年泼泼洒洒地又下了一场及时雨。那一年,风起云天,潮涌东方;那一年,曙光升腾,万物生长;那一年,咚咚锵锵,分田到户;那一年,喜气洋洋,有钱有粮。父亲的心也充盈着莫名的舒畅,他像春天的树叶不由分说地想展露着自己的新颜。

父亲说,以前为了挣工分,你们的几个姐姐都没读书,现在家里有能力供你们几个小孩读书了,一定要好好读,争取考上大学。自从盘古开天地,我们村里还没有出过大学生呢。而如今,可以说满村的年轻人基本上都是大学毕业生。

父亲说,每个人都做着新房的梦想,人生一世添砖加瓦——家里住的木头房子是老祖宗遗留下来的,四处破败。现在有能力,我们把新房子建起来。说干就干之言不虚掷,临溪而建的2层小洋楼像一个天真烂漫的孩子眨眨眼长大了、长高了,在春风里蓬勃着,令人耳目一新,满心欢喜。

父亲说,你们这一代人命真好,人逢盛世,其命维新。现在只有想不到的,没有什么办不到的。不像我们小时候,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只能给别人去放牛做长工……父亲的话就像千层糕,每一话语均是回忆和愿望,而越到上面总是蜂蜜和大枣。他不疾不徐、娓娓道来内心由衷的感慨和阙阙颂歌:新中国真好,改革开放真好,现在的生活真好!

如今,尽管父亲已离开了,但我们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兢兢业业,恪尽职守,遵循父亲的教诲,依然是幸福快乐的追梦人。

## 仰望(组诗)

汪知羞

仰望  
你不许我说“死”字  
认为还有许多快乐的日子  
那就让我们再仰望一万年太阳

生命

生命属于早晨,也属于黄昏  
它在一刻不停地燃烧  
直到看不到任何影子

自画像

我在生活的底层许多年  
掀起思想的窗帘  
总想与自由的风拥抱在一起

诗痴

当我步入生命的暮年  
诗仍在我的心里  
绽放着一朵朵美丽的花

记忆

岁月留下二万多张落叶  
让我把它们一点点燃  
在火光中拾取那些温馨的记忆

祭青春

走了太遥远的路  
阴晴雨雪都是我的故事  
再抬头  
天上还是看着我的那颗星

纸船

让我化身成一只纸船  
驶入你青春的港湾  
在你灵魂的视线里作幸福远航

读《氓》

我听到她在倾诉、在叹息  
这爱、这恨、这悔  
从远古一直流淌到了今天

良浪漫

那首年代久远的歌  
正从山村飘来  
友情盛满的日子在秋雨里活着

鸟儿

峰峦青青无穷美  
一溪泉水向着水尽处  
你正如山中的鸟儿乘兴而飞



乡间小路

韩晓霞 摄

## 走马塘古村游

顾亚萍

走马塘自北宋建村,先祖按照周易书上“天圆地方”之说,挖掘河流,建造村落,形成了今天东西长约410米、南北约255米的呈长方形的四周环河的村落格局。面积约2亩的荷花池是村中最大的一个水池,时值荷开季节,几朵芙蓉,开过尚盈盈。皓素荷花开得早,洁白的花瓣虽凋落在绿萍中,却仍然美丽、清静。粉色的菡萏,则高高地于荷叶之上,红花绿叶衬托着荷花池两边青砖黛瓦、飞檐翘角的明清建筑,展现了千年古村的独特风貌。

池边上的一排建筑群,居村中心,建于清中晚期。占地3800平方米的中新屋大院,是村内最大的毗连式院落。院落规模大,住户多,是陈氏望族累世同堂,凝聚人气的地方。院内有大小天井5个,天井又称明堂,是住户们生活起居的活动场所和共享空间。砖木结构的中新屋楼房,弧形、尖长的翼角高高翘起,体现

了明清建筑的一大特色。

村中的一条河槽称蟹肚脐,蟹肚脐的弧形长埠头,长约30米,平整的长条石一级一级往水里延伸,以满足当年不同水位时的使用。对岸旁这株千年古树“重阳木”,支撑的石柱与树干抱成一团,虽老态龙钟,主干开裂,树冠却郁郁葱葱,见证了千年古村走马塘的岁月。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千余年来,陈氏一族以耕读起家,守诗书礼乐,重忠孝节义,培育了76名进士,达官显贵,代不乏人。他们以学立身,以廉为吏,以孝事亲,以忠事君,可谓人文蔚起,名震朝纲。据历史记载,走马塘始建于北宋端拱年间,当时江苏长洲进士陈矜任明州知府,死后葬于茅山,其子为父守陵,带家眷定居于此,遂成走马塘人的祖先,至今已传38代。

走马塘村名的由来,相传是唐代两浙兵马钲辖张仁皓骑马从临河直塘往来之地,凡地方官吏经过村落,都得“文官下轿、武将下马”,步行牵马而过,村落旁的河

堤便成为走马的河堤,村名逐渐演变成走马塘了。当然,村名的由来还有一个版本,说是这里的陈氏家族进士多,做官多,车马进出也多。为方便车马行驶,族人集资在河西岸修筑堤塘,故名走马塘。无论哪种说法都证明了个村庄当年是何等的荣耀,难怪后人称走马塘为“四明古郡、文献之邦,有江山之胜、水陆之饶”。

走马塘河又叫先生塘,南宋嘉定中陈氏第十代的陈垞在这里置庄种竹,人称君子河。我沿着河往南走,过清代建筑泉公祠,左拐,又过新陈氏宗祠、宋代的擂鼓墙门、清代的长排民居,来到了老街。这条东西走向、长约百余米的老街在清光绪年间形成集市,至今虽然店铺还在,但早已没有了当年商贸的旺盛与鼎沸的人声。老屋的石雕花窗古朴精致,也早被风雨剥落了朱颜,浸透着岁月的痕迹,只有老街两边挂起的一盏盏红灯笼,为老街留些许回味的气息。老街的尽头有一方小塘,边上公禁碑记载着:走马塘原

有大小池塘70多个,族人约法三章,禁止在水塘堆物、洗污物,每当岁末清理杂物,防污染。族人就近取池中秀水饮用、洗涤、防火,行农灌之利。池边清康熙丙午科年间的公禁石碑,碑文为“荡洗秽物,投掷废弃,堆积余岸,雍塞通沟”,三百余年来,为确保水质纯洁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村中还有后新屋、老祠堂等多处明清建筑,随处可见宣传墙上写着的陈氏家训:“读书为重,次即农桑,取之有道,工贾何妨……”

兜兜转转,我又来到了荷花池,一阵微风,吹散了荷花,荷叶和荷花轻轻地摇曳起来,但荷花依然亭亭玉立。荷花出污泥而不染,历来被陈氏奉为族花,告诫后人做当官都应清正廉洁,以求流芳百世。我发现,这些檐牙高挑的古建筑和随处可见的祠堂影壁、古树池塘、科举榜单、石刻花窗,以及家谱画像等等,每一处都有浓得化不开的历史文化积淀。走马塘,就像是一本厚重的书。

## 三味书店 · 您的精神家园

订阅号



关注我们  
时刻掌握三味好书推荐  
三味讲座/新书发布等活动  
订阅号内微店上线  
足不出户,送货到家



三味书店  
SANWEI BOOKSTORE

宁波三味书店有限公司

地址:宁波市奉化区桥东岸路175-195号  
联系方式:0574-88571555 88881168

